

三隻金鏢

二卷

奉天益新書店發行

康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三隻金鏢

(第二集)

定價 一元

編輯人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竭秉鈞

發行人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竭國相

印刷人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邵璽廷

印刷所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福興印刷局

發行所

奉天小東門裡三聖宮胡同二號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滿各大書局

武俠
小說

三隻金鏢 卷二

第二回

萬家店混海金鯨活擒趙金祿

鄧家堡千里獨行俠全家遇害

詩曰

英雄歸天忒可憐
豪傑到處多機巧

痴男如曉淚連心
乖兒擲來一注錢

話說上集已續在勝三爺的靈柩由一粒洒金錢，大巴胡景春，率領師弟，定起無限鮑是非，再說秦尤也未必真懷甚麼惡念，自己又是垂暮之年，已竟是朝不保夕，就讓他有對自已不利之心，自己還有甚麼可怕，勝老英雄安定了這個心，所以對於三太等決別的話中只露了句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自己是一時的嘆息，說出這種話來，可是三太等一追問，老英雄決不肯再說了，却用別的話差開，其實那正是說秦尤頭次起心不正的話，當時老英雄若是說出秦尤等尚有異心，三太等加緊提防，萬不能叫秦尤得手，只是老英雄，這一向忠勇之心，竟因此秦尤惡謀得逞，直到老英雄一現迴光反返之情，蕭三俠已看出來，那秦尤是暗自着急，只怕老勝英死的太緊湊了，自己的冤仇難報

，豈不枉費了心機，自己就帶着兩個拜弟，以在老英雄面前盡孝爲名，要乘機下手，這種事定數難逃，秦尤守到了三更，因爲有四十八小俠前後夜的守着自己，只好下手。秦尤並且也知道病入迴光返照，絕過不了十二個時辰，定然要咽氣，自己要是把這夜錯過去，今生今世，大仇就別想報了，當時飛大鼠秦尤非常着緊，事有恰巧，正赶上四十八小前後夜換班之時，竟給他造成了下手的時機，這秦尤實稱得起萬惡滔天，全不想勝老英雄恩待之情，與九次釋放之意，竟自把恩全扔在腦後，意狠心毒，把勝老英雄視作仇冠，竟乘着三太頭前出去，那後夜換班沒進來，遂把那崔通柳遇春的肩頭一拍，令他二人到門口巡風，秦尤是悄步到了床前，把老英雄的衣服撩起，把手探進了老英雄的胸前，穩準了中穴，用手一按，老英雄這時一陣心血不交，醒轉過來，朦朧中見秦尤滿臉殺機，老英雄就知他要懷不懷好意，自己是努着力的，問秦尤你作甚麼，可是只一個秦字才出口，秦尤一咬牙，指頭已點下去，請想老英雄已竟是奄奄一息，那裏還能抵抗得住，竟自被他這一指點得絕氣身亡，秦尤很快的撒出手來，招呼三太等，自己爲是脫嫌疑，可是老英雄總算死在了秦尤之手，當時這種情形，秦尤自己爲鬼神難測，那知道四十八小中歐陽德與賽毛遂楊香武，已竟瞭然，心知老英雄，定是死在秦尤之手，自己當時也曾對着大家略七露了點口風，不過有孟二俠，蕭三俠，恐怕在這時闖出事來，老英雄屍骨未寒，喪事沒辦，這時若是一鬧事，豈不令老英雄泉下不安，當時並且尙不是親眼得見，

況且老英雄是忠厚一生，壽亭大年，到終了時，竟落個這種名聲，不好聽，故此把這件壓下，當時是大辦喪事，歐陽德心裏存着這件事，不肯罷手，想着早晚，要給老英雄一報此仇，不題歐陽德心存這件，且說飛天鼠秦尤是披麻帶孝，着子侄之禮來與老英雄辦理喪事，這位老英雄去世，所有江湖俠義道全都來給老英雄，這時望江崗聚傑村南北俠義道聞風也來吊祭，黃三太對於恩師的喪事，是不惜金銀，老英雄把這喪老事辦得盡情盡理，接期作齋，僧道兩棚經，念了七天，定於五月十八起靈回黃羊山勝家寨，令老英雄靈柩歸家再擇日安葬，可是那勝奎沒在這裏，總得這一班小英雄多盡點孝心，議定由四十八小護送靈柩回黃羊山勝家寨，連二俠，九頭獅子孟凱，三俠鎮九江商傑全要親自送靈，展眼間喪事已畢，黃三太對於各處鄉親凡來吊祭的全登門叩謝，然後把車馬駝橋所用的東西全都辦完了，隨即定於十八日一早起身，太倉三鼠在三太這裏，在喪事期下，大家十分的仇視他，不論甚麼事，只要秦尤一到面前立刻把話鋒斷了，秦尤全不理會，越慢待他，他越是自然和氣的不着急，依着仁義鼠崔遙早就得走了，無奈秦尤是絕不肯走，暗暗道與了仁義鼠崔遙跟盜鼠鼠柳遇春，不教他兩人忙着走，自己是另有主張，就是三太等甚麼疑心，慢待我等，我們只奈着性子等候，當時那仁義鼠崔遙道：兄長我們不走，只怕沒有好人前背後，聽得他們議論，有疑到那日夜間之事的情形，飛天鼠秦尤道：我們不便跟他們計較這些事，我們只存心抱定了大仇已報，他們好

好待過我們，我們也不便再跟他們怎麼了。若是一味的存輕視我們之心，我們略施小計，管教他們送靈赴黃羊山勝家寨時不得那麼動心。飛天鼠秦尤當時一說出這種話來，立刻把仁義鼠崔通的話然擋住。崔罷到動解了兩句，只是飛天鼠秦尤的性情是一意孤行，那會聽別人的勸解，竟自不叫崔通說這種懦弱無能的話，當時秦尤還是安定了歹心，趕到已竟等着起靈期還有三天。秦尤忽向黃三太告辭，黃三太因為他們已竟要走了，又不得不虛與他們週旋了，遂即向太倉三鼠道，賢弟即對於我的恩師，生死總預把心盡到，夙願已償，就這毫無留意的想走麼，還是多住幾天，多盤着兩日吧。秦尤道，小弟是一生作事有始有終，不論其麼事，雖則一時不能如願，只要有三寸氣在總有償了我心願之時，我在老人家身上總算沒白來，如今我還有點心願未了，只衝着三哥你待我這麼熱心，我也得再盡點孝心在老英雄身上表一表心跡，只有請黃三哥，你多辛苦，護送老人家的靈柩，奔黃羊山勝家寨。小弟我想先走兩天趕奔宣化府，給勝奎師兄報喪，教他接靈的我們早走兩日免得靈柩到時家中不知，黃三太道賢弟你既有孝弟就請吧，咱們各盡其心，各行其志吧，人能有淹沒人的地方。父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是了。飛天鼠秦尤的臉一紅，立刻咱們是心照不宣。當時太倉三鼠告辭，竟自先走了，黃三太只送門，回頭看了看黃宅這片房屋點了點頭道，小輩們這麼輕慢我弟，我總有知道我

厲害之時，當時太倉三鼠一離望江崗聚傑村，竟掀起了無數大禍。勝老英雄的靈柩幾乎難回黃羊山勝家寨，飛天鼠秦尤仍懷惡念，竟以趕赴黃羊山勝家寨報喪爲名，要再逞毒謀，重施詭計，煽惑綠林道，借刀殺人，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黃三太跟飛天鼠秦尤適才的話一說，這一班小英雄氣忿難平，猛金剛武萬年，楞頭太歲漢大勇，賽張飛華志龍，賽尉遲華志虎均全要拉兵刃追趕秦尤結果也的性命，黃三太恐怕多起一場風波，遂一再攔阻道，我們不必再去理他，由他去吧，他苦從此不再起歹心，那是他個人的福分，若敢再逞異心，我們也就不便再存甚麼忠厚了，當時黃三太竭力的把大家攔住，第二日是更形忙祿了，趕到晚上，一切齊備，次日黎明時起軍靈柩一出黃宅，聚傑村中的父老，全都衣冠楚楚的來送靈，這足見黃三太素日和睦鄉里的情形了，這日連二俠孟凱，三俠蕭傑全向父老們致謝，不必遠送，鄉親們是惇惇的非送出聚傑村何回去，四十八小隨着靈柩登程，走到第三日距臥牛山十餘里，有座鎮店地名叫萬家屯，天色已竟不早，跟三俠一商量，就在這裏落店，第二日一早再走，趕到進鎮店不遠有兩個店伙打扮的迎了過來，問這邊可是望江崗起靈來的麼，賽毛遂楊香武上前答話問這店夥有甚麼事，店夥道，我奉我們掌櫃之命迎接業位到我們店中，我們掌櫃的已竟給備預了房屋賽毛遂楊香武不由一怔道，你們掌櫃的是那一位怎麼知道我們送靈到這裏呢，店夥道，我們掌櫃的姓萬，單名一裡斌宇在這裏開着一座萬家老店，說是跟衆位全是朋友，香武一聽，這

才明白，隨向三太道，三哥怎麼樣，黃三太道，這兄老恩師一生恩德普及，天下聞名，就連死後到處全有朋友來照應，我們不能辜負人家這片盛情，隨向店夥道，有勞二位領路吧，三太率衆人直奔萬家店而去，走了兩箭地，只見街北裏一座大店，門頭上一塊橫匾黑的金字每萬家老店，兩邊粉牆上是八個大黑字，「仕宦行台，安寓客商」，門口也站着兩名店夥一見衆人到了店門前，衆人往裏迎接，連車輛駝轎全進了店，衆人一打量店中地勢頗爲寬闊，靈樞停在院中，五間上房，一道後院給護靈柩四十八小和二使居住有幾間單間給車夫人役居住，這一來把這座店佔了有一半房子，二位老俠跟黃三太住上房其餘一千小英雄們分住在東西配房，店夥方送進茶水臉水來，大家洗面吃茶，跟着店夥進來向衆人問道那位姓黃是望江崗聚傑村的黃三爺，黃三太道，夥計別這麼稱呼，在下就是黃三太，店夥道，你就是黃三爺，我們掌櫃的來拜望你來了，三太道，那可不敢當，我們這就要去拜望掌櫃的，店夥道，我們掌櫃的現在門外，三太忙向外相迎，這位店家却一推門道，掌櫃的，請進來吧，跟着走進一人，黃三太這一打量來人，只見這位，身高六尺開外，細腰扎背，雙肩抱隴，白素衫值一張臉面，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年紀三十餘歲，這份儀表非俗，要不是店夥說此人是店裏掌櫃的，真看不出是開店的，三太遂抱腕當胸的向萬斌道，我是實在眼拙，不知在何處會過，萬斌這難怪賢弟你不大記得愚兄了，我想我們一恍相別有十年上下了，這次愚兄我聽得同道們傳說，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泡了一壺茶，搬了條板橙，就着那靈棹擱茶壺茶杯，自己坐在那裏，清閑自在，清々靜靜的一喝茶，倒有意，黃三太跟香武來在他面前，店夥急忙站起向二太道，爺台你喝茶，三太道，請吧，夥計這倒教你多辛苦了，夥計道，爺台你說那裏話來，我們不過一個當小夥計的，這點差事讓我來伺候，真是給我臉上貼金，十三省總碼頭，勝老英雄若不是故去，我也配近前，老英雄才稱得是一頓腳，覆動乾坤，天下揚名，我一個當小夥計的，那能在老英雄身旁一坐呢，香武聽夥計說的有意思，不覺一笑，黃三太道，夥計不要這麼講，老英雄在世，絕不以身份分人，以邪正分人，別說你是當夥計賣力氣的，就是在下一點的，只要是作的正行的正，老英雄全是一樣的敬重，絕不起輕視之心，老英雄一生就是這麼行事，所以敬重老人家的責任不少，夥計你一天够累的了，不用你在這守着，我們有人，你休息去吧，夥計道，我可不敢那麼辦，若是我一離開了這裡，教我們掌櫃的知道了，我是吃不了兜着走，爺台，你不知我們掌櫃的脾氣，只要他說的甚麼，不教別人駁回，如果一跟他找贅拗，非教他赶跑了不可，可是你看掌櫃的性情這麼暴不是，可知道人的辛苦，這個店，買賣還是真好，除去挑費，那個月也剩個百八十吊的，到時候該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掌櫃的着的也好，夥計們不下辛苦，怎能賺了錢，所以絕不虧負大家，只要是在這櫃上好好的作事，沒有個混不長，三太點了點頭，隨即向香房道，所別給人家夥友壞事，當時這哥兩，仍回到屋內，只見四十八小俠，分在五間上房

裏休息了，三太跟香武又說了會子閑話，這時聽得鎮店上的更鼓已交了三更，自己也是有些倦意，遂扶几假寢。香武遂悄步的出來，這時正是五月二十前後，天空一勾斜月，密離離的星斗。院下黑洞洞的，寂無人聲。楊香武遂來到院中來回溜了兩圈，自己信步又到了師父亭靈的所住，不禁暗笑，這當夥計是專會耍嘴，自己方才在此，聽他說話那分精神，這時知早夕的睡着了，這還讓他照看，要是真有個意外的事，連自己全保護不了，還照顧別人，香武見他睡的挺香，遂不驚動他，從靈媳前轉了一週，又到後院裏看看，只見後門虛掩，燈光已竟熄了去，只留一點火光，香武輕輕靜進來看看，剛往後院一邁步，那蕭三俠翻身坐起，問香武有事麼，這一來把香武吓了一跳，心說，薑還是老的辣，我進來沒帶甚麼響聲，三俠就驚醒了，可兒別不服人，香武一邊思索，一邊答道沒事，我是來看看，蕭三俠道，這裡用不着你照看，你對於前邊多留心就是了。香武答應着退了出來，這時自己仍然輕輕的奔到前面，方要出角門，耳中聽得東房下吧的響了一下，聲音雖然不大，可是自己已決定了，是有夜行人了，自己把脚步縮住了，遂即把身形隱此了暗處，就在香武一伏身之時，忽然見東房上人影一恍，立刻飛奔了北房，賽毛遂楊香武心想，這定是綠林道的朋友，從這裡借道，你這可叫班門弄斧，我是倒要看看這人究竟想在那裡作案，當時這位賽毛遂楊香武，遂施展輕功絕技，用旱地拔葱騰身而起，找腳東房後坡的簷口，隨即往下一伏身，立刻睜目光一看，只見夜行人也正伏

身在北房前坡，往院中察看，只見夜行人看了，院沒有動靜，里投石問路之法，往院擲了一個小石子，隨即飄身而下，當時賽毛遂楊香武看定了他不是從這裏借道，定是誠意到這裏來的，當時賽毛遂楊香武拿定了主義，要看他們想怎樣，楊香武見人先往各處看了一番，又到了老英雄的靈柩前，看了看，楊香武心想我別讓這小子走了，自己和他後面轉過去，隱身暗處，用擺靈腿把這小子踢下去，先把他擒住，審問審問他倒是想作甚麼，自己就在這麼思索之間，忽見那人竟墊步擰腰，竄上了夜門的屋頂上，楊香武心說好小子，竟敢冤我，你今夜裏遇上了我那算你時衰運蹇，我要讓你逃出手去誓不爲入，自己一伏腰就要追，那知自己尙沒動身形，就聽得那人，緊掌爲號，那情形就似外面有人等候相似，楊香武把脚步停住，要看個起落出來，果然外面就有接應的，吧々的一連又上來兩人，全是夜行人的打扮，跟着就聽店外有一片脚步的聲音非常雜亂，賽毛遂楊香武，要趕緊進上房知會三太等早作提防，看情形一定是要下手做買賣，可是這店裏絕沒住着甚麼大商賈，他們這種情形，只怕是另有所圖，自己是急忙將身奔上房，那知耳中突聽得支的一聲胡聲響，立刻外面接連連的響了起來，楊香武知道這是聚衆搶劫，可想而知是爲自己來的，遂反身進上房，屋中三太等也全聽見了胡哨的聲音，遂急忙往外查問時，楊香武業已進來，遂問外面是甚麼事，香武道大概在這裡做買賣，可不知是爲誰來的，三太等遂把屋中燈熄滅，把門推開一點，往外一看時，只見屋上已竟上來不少人。

三隻金鏢（卷二）

一四

三太低頭向身旁的香武，李煜等道：「據我看這綠林道，來頭不小，不定是爲我們來的，不是我們跟他答話問個明白，以便知道他們究竟的來意，黃三太這句話沒落聲，立刻聽得對房上有人抖丹田一聲喝喊，夕……下面聽真，我們是臥牛山的開山寨一班英雄好漢，今夜到萬家店是單找望江崗下來的仇人，報仇雪恨，我們冤有頭債有主，與一班住店的客人無干，你們只要不多管閑事好漢爺們寸不草沾，若是破壞我們的事，別說寨主爺無情，我定要把爾等砸爲肉泥爛醬，三太一聽賊人聲若沉雷，分明是爲自己這班人來的，事到臨頭，焉能退縮，遂回身向一班小弟兄們說了聲，賊人是爲我們來的，咱們真還教人家堵在屋裏嗎，拉軍刀動手吧，這一班小弟兄那有畏刀避劍怕死貪生之輩，聽仁義大俠黃三太這一招呼，要小俠齊往外一撞，香武橫身阻住道，且慢，咱們索性看看賊人們打算怎麼動手，這時聽得外面方才發話的賊人向身旁一班同黨道，並肩以，咱還不動手等待何時，這一喊立刻全到了院中，就有一名匪黨撲到店門，當當當當的一連兩棍竟自把門門砸拆，克吧一聲店門開了，這時外面隨着門一開的工夫，外面的賊黨撞了進來，足有三四十名，全是花布包頭，紫灰布褲褂，打裹腿，搬尖踢死牛大掖巴酒鞋，這一隊婁卒，全是驍悍驕健之徒，絕非那平常婁囉小卒之輩可比，黃三太見他們全是明着進店，並沒有暗地隱藏在店內隱匿的情形，自己猛然推門，哧的一個箭步，竄到外面，左手提刀，右手駢食中二指往對面一指道，夕，對面的朋友聽真，你們既是臥牛山的

綠林朋友，你們就多賣面子吧，咱們全是江湖道的朋友，人不親刀尖子親，並且這裏也沒有甚麼油水，多半住的是小本營生，孤行客人，只要有油水的買賣，我們要是阻擋，那算我們借路劫你們財，我們歸爲不懂規矩，如今除了幾位孤行客人，就屬我們這班人，實不相瞞，我們是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起靈柩的，這靈柩中就是那生前名覆乾坤的，十三省總鏢頭，勝老英雄的遺體，我們這是扶柩，奔黃羊山勝家寨朋友你總該知道，那當中間站定一名匪首，生得身量高大，十分魁巍，眉如掃帚，眼似銅鈴，獅子鼻血盆口，相貌兇惡，哈哈一笑道，寨主爺正是爲得己死的老匹夫來的，這才叫冤家路窄，你們若知道厲害的，趁早逃命，我把勝英老匹夫的屍骨劫，鏹骨揚灰，以解心頭之恨，若敢遲延，連爾等也難逃性命，黃三太一聽賊人的話頭，正是爲着師父的靈柩面來，自己暗恨賊人真是胆大包身，人死不能結怨，我師父與你們有多大冤仇，他已竟死了也就算完了，如今聚衆劫靈，令人難忍，自己方要答話，忽聽有人招呼自己道，三太，不必與他們口角，老夫與他們答話，三太回頭一看，只見正是二俠九頭獅子孟凱，從跨院出來，三俠鎮三江蕭傑，也隨在了身後，小英雄等，全閃開當中，二位老俠邁步前往，小英雄等前頭一站，二俠孟凱，向對面道，老夫姓孟名凱，有一個小，別號叫九頭獅子，向身旁一指道，這是我拜弟名叫鎮九江蕭杰，今夜要位既爲我們來的，但不知那位是貴山寶寨的總瓢把子請過來答話，對面一排四名匪首，方要答話，忽的由他們身後，濶